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書四十六

考古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益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於中不覺醜縷執事以為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為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

為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  
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  
固守其謙撓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  
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  
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為無益於世遂  
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  
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已矯  
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

耶亦將用具有餘以補其不足耳觀乎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為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

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為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鯁鯁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

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脩於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辯去取乎哉唯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徐仲章書

凌翰

春仲舍姪歸匆促殊甚乃不能折一柬累辱存問何以報之一向風翮不到六月水災乃爾太酷蒼奴八月始

得其悉窮山杳杳可知也某自去冬辦得邵武府志在手俯仰出人下甚不如意論欲公而撓於前筆欲直而掣其後且恨此地乏才徧郡中無一人與語者某竊計之府志之作昉於晚宋而盛於我朝今之作者類例取法於一統志固無不可但馬遷史記後世史學之宗也郡志既一郡之史則取法於遷可矣故為六表二十四書十二列傳以盡括一郡之事而每事必致之意焉其格既非今之郡志比而直書公論於人或有所不堪故

上下交以為病又區區鄙意一毫不達於上且或從中  
止之今且廢閣矣半載辛勤雖成虛話然亦不可不謂  
之幸也大抵此事必位尊名重者為之其在於某正所  
謂力小而謀大者此書一出郡人不免大譁或者偏見  
自是不得良朋一商之播之四方安得無議既無以厭  
服郡人又無以解嘲天下廢閣之幸豈非誠然幸哉幸  
哉地僻無可與言友朋睽遠隔絕千里不能時接高論  
家奴還鄉亦漫及之婺野澹泉子巽輩日與周旋樂甚



某欲各奉一狀多致寒暄亦贅辭耳請一叱之名焉則  
盡在此書矣不盡

與沈吉士書

姚翼

古之儒者其為學也精而專其談經也雖其於聖人之  
大指或中或否而要之各能成一家之言以授其及門  
之士使轉相誦述以不改其說是以其師或終身焉無  
所遇而困於草野厄於下位則其門人弟子之得時而  
行道者往往歸讓其師曰此某氏易也某氏書也某氏

詩某氏禮若春秋也是故其師之說得以著於人人而或因以顯其身載之兩漢儒林傳者班班可考也今之世號稱經師者其所授受不過分章截句之間又皆互相剽竊於陳編舊簡之中而非有出於胷中之定見不足以稱某氏之說是以其徒之所習亦未嘗專門而無改而其間豪傑之士以明經登兩試踐華履要者皆其自得於研窮討論之餘而非其少所傳習之故雖或間有一二耳聞亦雜焉而不復知其何所從受如是而為

師者欲因及門之士以顯其身名其亦難矣是豈學於人者之不如古哉僕於虹臺僭有一日之長僕困厄無遇而幸虹臺兩試高第為天子侍從之臣深愧昔之談經不能精專如漢儒使虹臺今日得謬為推讓以存古道獨生平所為古文辭數首雖不足以齒於立言之士而播諸人人或亦見其少出流輩向辱虹臺序次而表章之此即古之遺意也特附往二種共十二冊遇有部使者督學及他當路諸公自京師出豫章者幸即以此

為先談則僕之賴藉於虹臺者多矣所從附者門友譚子以恩貢上春官乃淦庠佳士虹臺膏推薄分亦通家兄弟也古之愛是人者猶及其屋上之烏而況其友乎惟虹臺念之餘容嗣布不悉

與少司馬曾確菴論統部書

趙貞吉

頃為著錄事邂逅之間率爾以書史相浼託又承分惠廩餘對之含愧然錄書事不中止則此助不可辭也夫僕少日已有此意矣隣老復圖之知日已暮故走欲速

耳恭惟我公進輔聖明平寧四海使元元樂生而他山  
有遺老焉垂白把筆日孜孜措拭簡蠹時求新意以答  
來學豈非粧點太平之一事乎嗟夫道之不明久矣世  
無正眼史失其職道術分裂紀述無辨後生不見古人  
之全因仍俗學老不知有向上事豈不悲哉嘗謂世無  
至治因無真才世無真才因昧正學世昧正學因無正  
眼夫具正眼者紀述擇法之人而史官之職也昔夫子  
之作六典也春秋其統也書詩其制行也禮樂其藝志






也傳具體於統而術藏用於易此聖筆也舉其宏綱而百王之道同經世之法備此之謂正眼司馬子長氏世守史官欲繼仲尼之業叙六家指要以見已制作之義卓矣惜其擇之未精也夫周衰天生三聖以勞世仲尼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大隸生以經世者也其任判其歸合者也其徒紛紛而道亦流靡夫刑名儒家者流也陰陽道家者流也縱橫墨家者流也今以其業之流靡者與其人並列而為六可乎于是班生增為九流自後

經分專門業有百師法承千訣離而不合散而不收以至於今矣此僕謂前人法眼未具之大略也茫茫宇內逝者如斯誰念之哉嗚呼小子何敢讓焉欲為我明增一斯文赤幟以摩前史之壘而奪其竈敢對敵而稱無勇乎往者聖水寺中奉晤夜談語之粗具今復舉略而言之已於此際掃室落筆欲先造統部夫統者子長以為表鄭漁仲以為譜朱仲晦書甲子于每年上以為繫屬於天丘仲深畫圓相書代號於中而黑白之以進退

其人諸史於此注意者尠矣某以為統者君道也天命之所在也歷數之所歸也九州之所往也正朔之所自出也夫子書王正月大一統也統不先正何以經世故其書先統夫統者圍而無外之義合而為一之名也有天統焉歷數是也有地統焉九州禹跡是也有人統焉九州共主民所歸往之一人是也夫天統無變更也地統有分合也人統有正劣也自今年乙亥逆推而上至秦平齊始皇帝即位之歲皆書其每年之大餘小餘而



定氣朔之度與交食之刻於簡端焉謂之長歷雖赤叢  
焚臍青衣行酒大壞極亂之代而冲漠之運未有一息  
之停故曰天統無變更也堯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是數也氣歸於一人焉則代天而承統而天必與之以  
九圍之地是其證也故合九州而圖一圓相以著於甲  
子之下每代之上○為地統焉夫地統本無分合因人  
統有正劣而後有分合也何謂人統有正劣圓圈之中  
著一畫焉○即一人也一德也天命人心所歸而正朔

之所自出秦漢唐宋創業之君七制三宗守成之主皆  
是正也然正不可常繼必有劣故繼之以字○一變而  
為字字者太陽之戾氣人君失度之象也字必有逼而  
蝕者起故繼之以蝕蝕有四義焉○○○○上者母后  
之逼也下者妃后宦官之逼也左者強臣異域之逼也  
右者權奸柄盜之逼也逼蝕而不已必既故繼之以既  
●既則書統亡矣夫亡者人事之未定耳天道穆穆可  
得亡哉既而繼以彗○以彗即字之戾氣流毒而四溢

也四海土崩羣雄戟立而九州無主有雲擾草昧之憂  
有掃蕩布新之兆天命若定則復為一如其未定焉則  
勢必分故彗後繼之以分⊙自分而上至於孛皆稱為  
劣夫均一統也正者一而劣者五天人去留之際世運  
否泰之機皆係於一人焉經世之主觀之可不畏哉可  
不念哉又按有蝕未既而即復一者漢文帝是也以有  
臣也蝕既而能復一者東漢是也以有君也有食既不  
可復合者故蜀魏吳為分於戲九圍不綱民將安仰昭

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與人以統蝕既而勢大合故  
元滅金取宋而定一於戲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  
勁史臣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所謂因人統有正劣而  
後地統有分合者此也乃予作統部之大凡也此段本  
不當重書以擾清凝而始事之際技癢不少舟中取而  
觀之以發一笑惟冀寧養愛時赴闕遙發功成而言讓  
標秀而容恭朝乾夕惕為名臣之冠以慰老叟遠道知  
已之思滿懷滿望

與胡掌科論陰符書

徐霽

承諭陰符經乃戰國陰謀之書朱晦菴註釋之過矣余以為不然昔揚雄作太玄法言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好之者以謂過於六經若陰符之書極有至言未可以詭異而忽之也吾固表而出之其曰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人有思慮知識神矣然有所住則有方有方則限於一隅而不能神天下之神無思無為似不神矣然而通天下之故盡萬物之變者此也非不

神之所以神乎此理易中具言之非陰符杜撰也又曰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於三要三要者何耳  
目口也人開眼便逐於色聞於聲神馳形散何能作主  
惟於三者而制之則外無所撓內無所著神定而形完  
可以變鈍拙而為巧智矣又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  
利一源用師十倍即莊子所謂用志不分凝于神瞽者  
聽聾者視志不分也故能善天下之視聽絕其一而專  
於一則其功十倍矣神之所以神非以此哉又曰天發

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  
覆其盜機也不可見莫能知似戰國陰秘之書也不知  
殺機者只是變化運用之機如弩之發而其機在牙毫  
釐不可爽也得其牙而制之捍闔在我張弛在我百發  
百中而天下莫能違也又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  
輕命如漢唐諸名臣得其機而善用之故轉移君心樞  
紐時事以成天下之大功所謂君子得之固躬固躬者  
安其身以安乎國家此機不可無也儀秦之徒亦窺見

此機故揣摩人情曲盡時變縱橫六國世主無一不售其說但其用之不善以濟其貪欲之私故至殺身所謂小人得之輕命此機不可有也又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余謂天地萬物之道靜故生陰生陽而萬物化生亦翕聚發散理自然也然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浸之一字最好玩味陰陽漸漸消長故能運化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者其變者漸也



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聖人之化如  
寒暑晝夜疊疊而不能自己者亦漸也故雖變革之際  
亦必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不駭民以強其所不欲天地  
聖人不以浸哉細詳陰符前後三段一論用功貴乎專  
二論施為在乎機三論成功在乎漸而總之以不神之  
所以神也中庸論至誠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而  
歸之以無所倚易論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而括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相符合也惟誠則

不倚惟神則無方無體茲其成經綸範圍之大業也聖  
人豈欺我哉陰符經出於鬼谷鬼谷宗乎老氏皆古之  
格言大順不可以詭異之書而擯之也故從而表章之  
惟高明折衷焉不盡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三

餘姚黃宗義編

書四十七

考古

答張天賦秀才書

祝允明

汝德秀才足下寅簿范君來接手書辭義藹然僕恒歎  
今時俗寢窳古風間冥士大夫相臨以位當其時翁翁  
如鐵磁一分攜頃便邈若山河寧復望膏一勞手筆寫

心以相浼也。忽乃遭此慰悅，何量故頗為細條。足下諸端而更以平生所得一二繼之，以極所望，不負心契。夫足下之旨，蓋以僕為有德，為有學，為能文，為能教。育為能進，顯位喜僕何所有，而敢當是羣美。夫德則多矣，自聖人全之，賢人失得，叅有觀。古人蜚光來葉，或以忠節孝睦若政術勲華循良剛鯁博厚狷介文藻高逸伎術等類，不可枚數。如僕者，乃誠于德多，好好而弗能得也。高明沉潛，猶弗能就。其一况克

而中乎中則全矣雖弗得實深切其心謂未有果無毛髮之善而猶人者故平生摩厲若自得銖分不敢以謂人也獨惟弗能且已以為將口持之以進夫人或因而信之遂由以成德我雖不肖令天地出一善事成一善人不既美且樂歟所以每事輒徵古今人可以長人者以類舉而諄勤焉足下所謂教育者亦殆此類耳然而其力幾何夫所謂成德建名乃不一塗豈於今而不然是故忠孝大節百行細目患不果為無患果而弗成

患不果成無患成而弗名吾願足下之為善由是而益果也果而大就也凡在此日為善者尤以勤勇二道為難更願足下之果益加策功在二者也勤校分陰勇先萬夫齊賢作聖誰恠誰沮吾料足下接愚此言應犁然首肯心協而頷頷矣乎世人為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名凡人好夫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咈爾不怡然從究之口身而身一者亦庶幾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為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

也道學豈不美乎為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為不美之冠  
斯習嶺粵特昌深喜足下慎思明辨之也德之可為足  
下言者如此足下以僕為猶或常仕此中此特足下愛  
我獨欲之愚恐足下外無一人欲之也而況於僕而自  
欲之乎僕誠不善任其故大率不能克己不能拘人不  
能作偽不能忍心視時之仕者若神人然安能企及之  
哉幸足下尤勿以此相俟又況末所謂擢且重寄之云  
乎夫以是三者待我我皆末之承矣唯若所謂學與文



者可為足下深言之因稍舉其梗槩引而就足下之所  
有所切者會融而陳焉足下之質穎矣才邁矣功勤矣  
學厚矣文美矣穎乃求求勿苟於細邁乃徃徃勿岐於  
側勤乃投投勿虛於邇厚乃積積勿累於粗美乃善善  
勿機於凡學者士之食也質者學之田也才者學之稷  
也功者學之耒也文者學之饌也凡人之質千科百倫  
然而人之生斯世也古今一也其支骸口目膚髮無不  
同奚有於質而獨以後先異然至要其歸每從世而下

矣何哉斯非質故也氣易滿盈惰悠日時誤其一也志  
念不卓狗世逐俗誤其二也碎尺璧以作光耳翦匹錦  
而為履綦可勝惜乎惟才亦然古今之稟既同或同高  
而効不同等者其病猶質之自誤也繫馱馱于漕車艤  
風檣于磯杙如之何而達歟故足下之質如完璧匹錦  
才如馱馱風檣吾願足下有以成之達之母碎琢寸翦  
繫而艤之為也至所以成與達之者其方并列諸後即  
學與功而一其事者也夫學成以勤疇其不知然而古

之為勤何如哉蓋將役分陰如窮年用寸跬若千里語  
其至者殆千萬於今士矣僕嘗聞鄰院童子僧旦旦起  
誦其書無一朝廢或時見之問所記未幾已易一編稍  
久已數十其書視儒家言尤難成誦予因笑曰彼為此  
者上欲作佛下欲成為僧以自養一生爾今為士學者  
上欲為聖賢君子下欲不失為儒生取官祿爾即不為  
上為下且不與彼庸孺子欲為一僧者同力是斯童也  
勤於不勤之士也知成在於勤智於不智之士也知而

克之勇於無勇之士也今士動輒非僧佛此一學力已弗若之矣則今之勤學者抑亦有若古之勤者乎雖然益有之我未之見也古之為學者何也至於今益亦多變矣其在於初將明理修身以成已用于時以立政安人建之為志行之為行施之為功業宣之為文章充充如也已而日以壞且浮大較以為人士以為人期其身世以為人期夫士由是徵辟舉聘之制作于上徵辟舉聘之身起于下其道乃是而其實多非自夫子之日已

病之矣逮乎唐宋以迄于今寧獨為人而已乎其間不能以縷計波衝颺顛馳汨繆迷日不可支而壞焉一壞於對策又壞於科舉終大壞於近時之科舉矣且科舉者豈所謂學耶今姑即以論其業從隋唐以至乎杪宋則極靡矣今觀晚宋所謂科舉之文者雖至為猥詭亦且獵涉繁廣腐綺偽珍綴釳鏤眩曜滿眼以視近時亦不侔矣其不侔者愈益空歟至於憔悴萎槁如不衣之男不飾之女甚若紙花土獸而更索之無復氣骨彩

毛豈壯夫語哉而況古之文章本體哉而又況乎聖賢  
才哲為己之學之云哉今為士高則詭談性理妄標道  
學以為拔類卑則絕意古學執夸舉業謂之本等就使  
自成語錄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試奪千魁竟亦何用嗚  
呼以是為學誠所不解吾犯衆而非之然而非有知己  
有所為如足下之問焉則何必語乎是亦招尤之術也  
今為足下則盡之意以足下於此業已精詣其於時取  
不取非業之咎勿徒止乎是以為學萬分一慮足下以

此質才與功學者專止乎此則是前所云誤用者之類也既語至是因即請道其方凡治經者先誦其文且未思其義言言不遺矣乃取漢賢註傳而窮之次取漢後及唐賢疏義而窮之又次取宋賢所傳者而叅窮之決擇自得於已斯一也已今士從幼便讀宋人之傳少長從舉業師一繫足後更無還期矻首泥目甘意睫下與聖門遥遥傳胄漢至于唐諸師永不識面悲矣昔觀皇祖開科詔旨士治五經皆先以漢唐注疏叅以宋傳不

知今日何為而不從聖訓也或者槩諉以朝廷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為準的是矣又不知太宗亦有詔旨必令禁斷古註疏否歟先後聖人然則果有異同是非耶故僕勸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之當自有得乃自有謂非可一旦強聒聒云也若患嶺外無此篇籍幸力致之或他日仕達得之猶且加一番力亦不至如前所云也此治經也其于史也先取春秋內外傳乃至漢史以降及宋元十九正史治之君紀臣傳以繫事者爾爾



志以繫制度時變者爾爾得失分矣幾業彰矣勸戒辨矣於是他籍係史而今不恒綴之十九編者如後漢幾家三國幾家之類求得而通治之他如通鑑之屬史通之屬少有簡輯議評之力者繼之野錄霸書私史小說之徒又繼之斯可已今人自幼則以近人所類故事等迨為舉業便事勦捷畢工於短簡挾策若所謂少微鑑史畧之類而歷世本根國書罔聞知倘逢一疑覓一徵茫無可尋若固應爾吾又不知此何學也請足下取十

九正史者治之漸以及他若上所刻節本摘編一閱而去精評謬斷收擲剛察決擇自得要于有用大畧與治經同也經史以外百家子類然也勤求決擇自得致用與治經史同也毋曰台惟知漢董隋王唐韓可尋也猶未歎也而餘不知也又毋曰台惟知周程張朱可師也無可議也而餘不知也此非萬世之論也僕斯云云者亦春秋知我罪我之旨非可一語為足下立盡之足下倘從之自知之也凡治經史子極於問思辨者皆學也

至夫篤行之則為己者得矣凡典冊不越經史子集集亦學也或以為為文爾集固獨文其間用有與經史同焉又烏可以不博此與為文之說一道故遂言及之夫物必有則亦必有容有則者必定久而小有變移趨時其定者不可議而更正應屢救以回舊貫文章者物之至精必有則必有容有則有定由時小變正應屢救以歸舊貫要知若縫人為衣舉綺紈布毳精疏殊寬縮益損制度殊及其成衣一也奈何論文者徇今并反乎古

要自宋後繆極於斯嗚呼豈有古今相承千載而下數  
口翻覆遷易乃欲為定辭耶今人幼小輒依閭閻童兒  
師教以書市所賣號為古文者一踏舉業間即遙置度  
外矣又欲自進亦錮蔽於宋後陋談問文曰祖韓又曰  
韓柳歐蘇耳問詩曰宗杜又曰宋猶唐耳噫闇矣哉默  
而知韓杜等者貴矣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焉者幾  
人焉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焉者又貴矣知而自信  
以自遂又幾人焉斯其誤寧小小然嘗使平列今昔文

家吾為第差之一決若陳寔無或凝塞如將聵及近來則吾不能矣每遐覽先英以逮後來便將狂哭九京亦不知斯文何厄何振當即返正乎歸而還乎以為今是昨非一成而勿議之乎何為同人於野者寂寂也然此猶不可與羣語與足下而不語又不可故畧為云爾復不自己啟一要術為足下贈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餽語俚人脚汗不能自得而不佳者心奴于耳目者也請告汝德自以吾目累察而上之觀

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無若觀六朝晉魏大致每如  
斯以上之以極乎六籍審能爾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  
心為文弗高者未之有也至于元與本朝之文雖佳者  
亦無必多視其否者請與絕迹毋令廁我面側終日跨  
蹇駑不越數埃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足下以  
為吾為有學為能文吾豈有一能者哉能言之如此爾  
大略足下淵淳虛白大似黃叔度英秀朗察復如楊德  
祖誠具美之器超時之珍也僕所以欽愛而不忍舍既

已成而猶求進也大發而猶祝也夫古之學如彼其究如彼今之學如此其究如此是何遼絕也成否而已矣成否何也勤惰而已矣勤趣好而已矣成也存乎勤勤也存乎好好也存乎識真不真真而以好則必勤焉勤則必成焉一黍之食一黍之力烏有絲毫事苟不勤得之又烏有都不勤極恐勤之不當勤不當最切誤事凡具上諸語吾以為吾汝德語抵是耳載願汝德省之為可用力與不可汝德意置之承邑志之訂甚善比僕自

校有三五誤處劄出改本付殷生脩刻亦未知停當否  
乙亥字誤亦已告之今仍發諸誤處去煩足下更一取  
版觀如未改盡煩就以此書示諭殷令即改定序文之  
作尤承厚雅請即速為之以慰懸懸但書無前後序之  
說在後者當書作跋尾或只為序不用後字亦庶也僕  
久以家事未行不幸殘臘添一丁數日而天老懷方此  
作惡以足下至愛漫及之此月念八日前後決行矣高  
文早寄一觀然後請逕自入書但刻工之費未辦倘可



成刻千萬印寄一本某頓首正月某日書發

復沈啓南史明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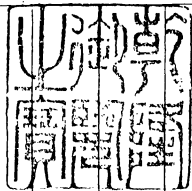
張寧

承來諭文斐之作甚美事非二公其孰能輕任此責無  
忝無忝寧聞舉大任者無餘力當衆議者無全名海內  
百二十餘年英華氣節盡萃吳郡必遺稿充棟極數十  
年之精力乃可言備幸毋以述而不作為易易序首引  
孔子文獻不足徵之語極是博雅則所謂文者實自學  
行中來不在於文章末技之班班者其義例所關必當

有大規模大綱領此古人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取  
舍刑定斷自至公不必恤於好惡而微詞假托以為自  
防之具一舉所謂無間窮達惟文是取善矣而乃昌言  
僧道異端悉錄前孔子所謂文獻固若是耶附會牽強  
猶不足取而墨行儒言則偽語也乃反取之若不可為  
訓苟有甚不得已亦須附作別錄不可自公為格例也  
二舉生於元季卒於本朝其間出處終始仍防關涉不  
宜止以生死為準三舉生者不收固自有為非欲盡錄

其全集不必言著作未終而亦難比史遷立傳之例也  
近世堂名別號文字濫溢誠如四舉所言設若有如待  
漏院記政事堂記者可例棄邪官盛而文不彰自應無  
預何必復言況立功立德立言本一原也豈可謂自是  
兩途此言大誤若自是兩途者即所謂文獻矣大抵聖  
賢之文不得已而作若有之無益無之不為損何取於  
此文古人謂無關世教雖工不錄此編集之大閑不必  
復生節目也寧老病荒惑識見淺薄承來諭枉及苟有

所見不敢不盡所以盡朋友之意耳若執經議禮肆為  
贅詞不敢也不敢也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

餘姚黃宗義編

書四十八

考古

上徐少湖閣老書

陸楫

恭聞玉堂教士模範寰區將來館閣之英盡屬門牆桃李  
李適者龍湖公南擢我公特奉溫綸得以專教而視篆  
台垣伊邇聖眷日隆野人顙天曷勝遙祝楫無似生平

見先文裕公最留心典故每論吉士之選本出祖宗深思欲令讀中秘書以備他日樞機顧問非欲其誇靡逞竒作風流學士也今明公柄鈞鑄之任小子不自量偶欲以經生之見一塵清聽譬之採芹狂夫率獻技于禁園花下雖迂陋可笑而一得之誠恐亦為上林虞人所不棄蓋是選昉於永樂之甲申其後名賢碩輔多從此出至天順甲申科人以為竒運故吉士自西涯李文正公而下皆出英廟之親擢號稱得人時張簡肅公劉忠



宣公與焉二公每館試輒嘆曰吉士儲養止此乎遂乞  
補外曹意圖以功業自見時李文達公為元輔嘉其志  
而從之後簡肅忠宣並以勲節表著為一代名臣我公  
自弱冠及第儲望詞林輯自髫髻時見先公與公握手  
論朝典意氣無間不啻所謂忘年之雅而我公生平大  
學問往往于國典朝章刻意考索未嘗屑屑于詞賦綺  
靡之學今董習諸生必能以身教崇雅黜浮敦本抑末  
俾得搜訂百家上下千古而尤最且要者莫先于究述

朝章及前輩風烈以為他日敷張實用若止於某日試一詩某日試一賦其士輩之相切劘也亦止曰某人一詩優某人一賦優而於經史之實學典章之沿革漫不深求則雖軒輊王楊馳騁屈宋亦不過嘲弄風雲流連風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何足以深副國家養士之初意故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個醉漢先公外集曾載此言謂雖抑揚太過然其意則遠矣文靖經世之見其言有不可廢者我公以為何如楫無似辱

公國士之遇忘形忘分益有年矣故數敢以芻蕘狂談  
謬獻於清光之下猶之籛篠戚施千醜並露而父兄骨  
肉憐之念之卒未嘗舉手而推諸溝壑倘或使聞之諸  
士則惡疾在前人將掩鼻而過之矣惶恐如何惶恐如  
何

上李彭山師

徐渭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  
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

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是以  
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  
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為後人  
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  
發明之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  
則彼之註既為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  
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撈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  
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

可以與民更始者也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于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於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卑弱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

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為活者虛者而事迹已  
亡典故無考彼為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  
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  
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為一說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  
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  
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  
也入秋酷熱伏冀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奉葉龍潭邑侯論志畧

亦造卿

嗟夫志而無文則行不遠况并其事而失之尚何志為哉邑之秩官舊未有碑即國初濶略多矣况宋元乎生嘗為補之稍易為表視志加詳志選舉尤舛且陋生為考頗詳于唐宋以人所渺知也因嘆邑之為陋日久先世有顯者子孫至罔聞知間有妄榮先世而贗入其科亦無能辨之者文獻之失故也但其先世若此必非鄭俠者流矣至官茲土者則按往籍欲考其遺愛之迹什不得一也且併其炳烺者而湮之嗚乎甘棠猶思况其

人乎今試枚舉之有五六人焉在宋或為理學名儒在元或為封疆死守竟軼之彼俎豆者何人邪古志載令有時淇朱元慶者皆有生祠而不為傳故今人莫之知鄙生知之亦不能無疑焉以其他無所聞第巧于取名已爾邑宋人物章章者如林栗之風節立論宋史亦多之志為其異于朱氏削其事而加詬病何其不廣也夫道大矣何必同哉蘇氏異于程朱未聞蜀不齒之也若林全劉全祖之一家死宋載之史并忠義集矣志乃失



之今有指其故墟目之為叛可慨已周頑殷忠自古記  
之乃尚習異域言而使忠節昭爍金石者反陷于叛逆  
之科非秉志之罪邪若夫名宦鄉賢二祠則又秩官人  
物于此乎考鏡所以褒往勸來甚盛舉也顧前輩之綜  
覈傷嚴而後進之請乞太濫其濫者以俟論定嚴者雖  
曰斷斷不無可議矣郡志載祠三人宋劉詵林槩林希  
逸也希逸乃宋儒熊禾所議而詵槩又成化間名督學  
周孟中所增邑祠遺之豈有祠于郡尚不足祠于邑者

歟官而有功茲土當血食于千年者祥符陂宜祀郎簡  
天寶陂宜祀莊正柔陂水所及之地未嘗無淫祠既釐  
正而祀之俾後之修陂者配焉豈非祀大功于民之義  
耶元鎮州事陳瑞孫與妻子同死甚烈此封疆死也志  
既失表之祀遂無聞則昔之守封疆者不死乃嘆邑無  
死難之臣也可不為沈痛哉謂宜即社學或改淫祠為  
堂為寢堂以祀瑞孫寢以祀其妻女舉廢典而表忠懿  
不亦可乎至於烈女不為朝廷所旌有司所獎者獨賴

有賢人君子為之志以補旌獎之所不及而聞于後世若志失紀則無傳矣乃以陳瑞孫妻女同死王事在通志及福寧志可考也而邑志獨闕以其昭爍如此則他之泯沒者何限哉邇復有感於一二蓋逕江林佺夫婦之以節孝死足以揭日月而行天當道顧喜察而過疑之吏即沉其牘而不為之再請抵今且將十載過此誰復知之者海口韓氏婦之沉江可謂烈矣能明其所以死豈但烈哉其處變益幾于聖矣薛給舍廷寵之繼室

衛不獨以節顯且成其女若婦之節當其毅然捐母兄  
萬里間關扶櫬歸而面壁泝緝統也詎非烈丈夫所難  
哉比倭難興則化北里民林應科妻余氏永賓里士張  
季臨妻林氏皆以姑為所執挺身代之義不受辱赴水  
死茲皆耳目覩記抵今談之猶令人骨竦乃不獲一旌  
或獎於有司以慰其靈為風化勸是誰之過歟他若志  
地理則當分里而圖之如峽江羅先生所叙者庶幾當  
職可按圖而理也不則產其土者尚不能達于心目况

來宦者能一一而瞭然乎故必聯屬其原委而表其發源如言某山而南某水屬之某山而北某水屬之可以知土產可以知水利可以知險要可以知風俗按其強弱堅瑕而治之如指掌矣倘以里圖為煩亦當以鄉而別不則宜圖之為四若以崇嶺岡阜為圖則自化北而止若以平原墳衍為圖則自化南而始蓋二里中僅一路且各旁江水為界耳自此而左一圖則海壇斷嶼諸山也自此而右一圖則江陰斷嶼諸山也今志統而為

一不復別為之圖矣其叙山川尤不足觀焉至於分野之說郡志已為可畧邑志亦勦而取之何謂也志物產其同他方者宜不載今乃濫取成說雜記而悉其名義益亾當矣故五穀六畜則當詢之土宜鳥獸草木則當云某土專有之或土多產則當別某土為良及種之方孰優用之節孰宜家挾一策則烹飪之度療治之劑售鬻之準藏取之法畢具于目中庶志為便民之策也不然祇文已矣邑之名山瑞巖以巖石竺以夢靈石以石

人皆知其勝惟黃蘗之勝江淹曾咏之為名僧之窟自  
唐至今方廢以其深阻目為鬼區嘗獨攬其十二峰而  
戀戀之數日不歸也古龍福唐二山列嶂尤多巖洞奇  
石惜無物色之者海壇諸山則海上奇觀且產龍馬而  
田粵區畫之可阜國用不但如石竺諸山徒為名區也  
覽之而有飛渡之想矣闕而不詳是耶非耶志有藝術  
仙釋或以小道可觀用資解脫云爾然以陳平叔者國  
初卓行士也遡宋之張宏圖皆當卓行之科邑今志其

藝也而列之方技外矣何居釋氏邑自唐黃蘗開宗其  
流名僧甚盛見於傳燈諸錄采之可三五帙足為叅禪  
者覽焉今志失之矣江陰古多產名僧今則以僧為業  
間問以鄉之名僧懵然無對者亦可笑也邑志詞翰僅  
流民一疏耳尚有二疏載歷代名臣奏議者志失采之  
矣國初僅林浚四門記鄭善夫祥符陂記差強人意若  
梁江淹游黃蘗詩具集中今志其數句而已唐宣宗觀  
黃蘗瀑布元結游靈石詩見詩史三山志翁承贊林簡



言王禛皆唐名流也其詩文載文粹諸傳記皆足立邑之標幟宋雖無奇亦有曾子固王安石二詩文天祥一書劉克莊一記皆他方之良者可為邑之文繡矣邑則林簡肅奏議林希逸雜著亦多可采今悉亡之國初林子羽為海內詩人第一而詩多不載馬德華惟題蜀山圖詩為海內名流所選而志乃錄其他作則其最下者耳宋敖陶孫通衢之詩第其事足傳也乃讀其評詩一篇洋洋巨麗而不知載何也他皆類此矣斯其為邑乘

哉則後之傳信者何術焉鄙生每展之未嘗不廢書而  
嘆也幸因先比部之論著及外祖盧公雲鶴之面命稍  
加叅訂釐為玉融古史若干卷多舊志之所未備今志  
未之卒業然其梗槩具是矣伏承下問敢不請裁第恐  
舛謬尚多猶今之視昔故未傳之同好姑以付之青山  
請以異日再煩掌故何如

開州名宦鄉賢書二

潘垣

承教名宦鄉賢之祀欲入何承矩鼂以道杜宗會三公

按後山談叢云承矩於澶淵北築愛景臺植蓼花人以  
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謹考諸史宋太宗  
淳化間承矩知雄州建屯田之議乃以承矩為河北屯  
田制置使發河北諸州戍兵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  
曰河北諸州則澶亦在制置中矣至道二年契丹寇雄  
州何承矩禦卻之帝聞敵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  
失守禦體罷之則其知澶州當在知雄州之後觀談叢  
真宗遣陳堯叟問承矩當駐江陵當駐澶州其時可考

矣今曰於澶淵經始塘泊是不忘前日屯田之餘績而嘗修頓之非至澶而始經營觀其名臺曰愛景其為已成之績可知矣意此功德既遍于河北諸州而事蹟又始於雄州不專惠我澶民也豈澶民所得專祀而報之者哉談叢又云塞雁門關以備西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紀前今考雁門關在山西西羌在陝西則所謂備西羌塘又非在澶經始塘泊之事矣其在於澶惟具劄迎駕一事助寇公拂堯叟為可重但澶淵之議已決於朝

而帝至陳橋則幸澶之先聲亦聞之久矣承矩之迎實成寇準之意爾其為力當不在高瓊上也豈得與寇準班欲分寇準功而與之同祀哉至若鼂以道乃嵩山隱士其申戒弟子一節為朱子所取收入小學宜若可祀者然平生經說盡為洪容齋所闢略不少貸談經既僻則其學問之功尚有未至氣質之化尚有未純雖當時申戒子弟嚴于尊卑稱謂之間亦治家之一端而朱子因事振實亦但取其一節豈足以槩其終身之全體耶

只此一節即欲收祀則澶州古今人物當祀者多矣此  
二公姑俟再考何得其功德實在澶民者鼂得其行蹟  
實具全體者異時入祀未晚若杜宗會談叢中雖未備  
載行事然曰自國初迄今有四令而杜公在其中則其  
治行必有過人者陳師道神宗時人上遡國初止稱四  
令其必有所見矣今奉杜公入祀

又 滿頃

僕匆匆行不及造別昨過清豐訪鼂以道果祀于其鄉

賢祠而題其主曰宋徵士亦有名宗懋者題曰宋少保  
名迥者題曰宋學士今其子孫亦蕃衍有為士為農者  
但行急不暇延問不知其先果澶淵人抑古頓丘今割  
隸清豐縣也已託彼縣幕求譜牒錄寄再考僕初蒙王  
玉溪先生舉鼂公為朱子小學所取為可祀并與洪容  
齋闢其經說者以示僕疑其為叛經之人然而好學守  
禮之功亦不可少但史脫其傳無以考其為仕為隱而  
名號難題因考氏族大全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後

叔易出而仕以道作詩送之處士何人為說牙盡攜猿  
鶴到京華故山巖壑空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至宣和  
間乃乾坤何等時節以道亦出領郡人亦以其詩嘲之  
則其出處之際亦可謂先貞而後黷者若果有救濟之  
功不害其與禹稷同道今史家畧而不書竟亦不知其  
果領何郡然既曰領郡則清豐所題恐亦非也俟得其  
譜而考之而後祀之庶幾無失夫僕為此舉無他所以  
維持風教激勸士心州官雖卑亦天子命吏乃低頭拜



其民父若祖者而豈徒哉往見舊鄉賢祠祇為民間公  
共一家廟死則不問其何如人必奉主以入充滿祠內  
旁無古先坐令州官為父母者春秋代其奉祀其悖理  
傷化孰甚哉今遍閱世史並考郡志得行實顯著為天  
下古今所共知者十六人以祀而國初四前輩亦與焉  
公移往復僉謀於衆本州本學皆曰賢而後決撫按羣  
公皆曰可而後祀固非行一人之私持一己之見而遽  
然為之者宜其士林騰歡上下欽祀也而或者若有不

滿焉其故何哉以為前代收之不盡則散見羣書一時  
失考者誠或有之固不害其次第查入以為今代取之  
不備則查據郡志卓有顯跡者不過四人而止縱有所  
遺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固有如一二前輩原在議收  
之間者紛然不理之口反為身後之玷匪滌伊辱則何  
益矣百年後公論自定安知異日不有仰高山而續祀  
事者乎以為變置祠宇毀其公共家廟為不近人情僕  
誠不可辭其始也此心亦有不安者後於書囊中檢得

潞州鄉賢議一帙諦觀之乃知昔人亦有行之者而非過也且愧擇之不精議之不審為馬潞州所鄙多矣潞州舊祀鄉賢三十有二人反復考訂合一州六縣僅取豫讓等十人而我朝僅一杜敷忠義如豫讓尚為阮侍書所疑經學如杜敷尚為楊憲僉所駁如今日所祀者止於一州數且過半不為不多矣止據史籍所載未參綱目所書不為不恕矣而况復有無窮之望於將來耶僕非馬潞州今太守即其人也僕不遇劉郡博今掌教

即其人也是舉亦俱蒙報可所恨諸先生其賢過於阮  
侍書萬萬而僕不能一請教焉僕謂史籍中自有公評  
從昔人之定論亦頗得來哲之同然而可以不俟請教  
矣至於名宦之祀舊亦未及僕推廣行之亦惟取其有  
異政及功德顯然在民者而報祀之其他盡職分之常  
為人人所可及者固不暇縷數此輩欲祀則可祀者多  
矣請觀國史所載郡乘所錄治行在潭公之右不得與  
俎豆者何限哉僕恐名宦祠再增數楹尚不能展禮容

窗不寐備書奉啓併以潞州鄉賢議封上乞賜傳覽此  
舉重鄉賢當就鄉賢是正倘有教言不吝遠示行邊不  
盡拳拳

與朱太僕書

陸容

昨來拜謁所謂雙廟者見張許二公像與南霽雲雷萬  
春姚閻諸像並列心已不然及至後寢又見五夫人之  
像在焉心甚醜之夫海寧遠之故鄉故鄉人重其節義  
而祠之非若睢陽為諸公仗節之地可羣祀也當時以

張廵並祠號曰雙廟已為謬矣而張子韶輩又益以南  
雷姚三部將擬於睢陽是又重其謬者也大抵子韶之  
學雜於佛氏而不純於聖人之道其為是舉固無足怪  
所惜者國初正名之詔初下有司已遵詔旨革去後世  
溢美之稱定議為唐睢陽太守許公之廟則張中丞而  
下皆在所不與可知矣使當時在位有賢令在鄉有識  
者應詔而正之最為合禮奈何俗吏惑於禍福安於故  
常因襲至今遂使典禮之地混同村野叢祠可勝笑哉

張汀洲作協忠錄序乃云國朝賜祀如睢陽故典而以  
南霽雲雷萬春姚閻合祭似又以祭為張許二公而設  
殊不察祭文專祭許公末後以四國公配祭乃後人附  
會也若係禮部頒降全文豈應所祭者止稱生前位號  
而配祭者反得仍其舊封而不正之耶今欲正之當一  
切革去只存許公一像如或以為忠義之士天下人心  
之所願戴不忍遽廢則當畀五夫人及諸鬼物之像而  
水火之然後遷張中丞以下四像于後寢從其生前統

屬尊卑而位置之前殿以許公為主牌位俱題唐時官位後代所封爵號一切革除易雙廟扁以許公廟三字庶足使人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之義且使生斯邑入斯廟者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其有補於風教殆不淺也

上楊邃庵書

霍韜

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荅海內來蘇之望者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仕者徒抱負懸鬱才猷不及竟諸勛業者比又非如世之仕者徒負高



位雖欲策勵勲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  
遺先生之身而我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  
世者殆將振舉修復而莫有遺恨是韜所以聳踴喜躍而  
竊幸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  
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嘗謂宋儒學問動師  
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  
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國宋人則高拱浮談屈事異域竭  
民產以納歲幣卒覆中夏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

徽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  
所貴乎命世豪傑為能見兆未形以制未易測識之虞  
也况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猶瞑乎莫覺謂國有人  
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  
甚於晉之清談顧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  
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以唯嚼之此士習所以益卑  
政治所以益弛舊章所以日廢民困財匱大勢日有不  
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之或省憂也先生際遇聖明言

無不聽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  
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  
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  
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  
即有土木之阨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  
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  
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  
事而非慕以為榮也韜褊心多病魂夢無復燕薊之想

矣惟念先生必有仰贊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  
三劄錄貞倘可采一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為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  
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  
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在再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攬  
鏡對之髯雖未全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  
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時功業

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候董  
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  
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  
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  
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  
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  
者殆以世皆尚黑而我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  
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

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  
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  
過峻故人不為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  
為脂韋滑澤遂踈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  
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  
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為欷歔而流涕者退  
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  
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

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  
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  
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千金之利者鳧喙蒲伏以自媚  
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  
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  
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鉅鋤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  
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  
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

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而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罪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特嗔子厚所不能而為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



亦憐其文章不遽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宦業  
所奮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  
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為之力乎  
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為  
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  
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  
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  
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

為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與李縣尹書

張汝弼

過辱提誨感仰罔既委抄鐵崖傳附刻史義拾遺後謹錄一本奉上及考得評史義拾遺而稱木曰者乃桐廬章木鐵崖門人也然史義拾遺之稱竊有疑焉觀鐵崖傳及墓誌及大全集皆無稱史義拾遺者但稱史鉞耳章木評語亦云此鉞之可畏可見此即史鉞矣豈初嘗

名以史義拾遺而後定名為史鉞乎況今所錄詠史詩別本亦稱史鉞蓋以同一斧鉞諸史中事故也意者今版行史義拾遺當從其定名曰史鉞而繼以詠史詩甚得其倫類更附鐵崖傳於後尤當蓋鐵崖之著述固多而自以為得意者亦惟曰吾正統辯吾史鉞耳今傳之所述乃正統辯之全文以之而附刻於史鉞之後則一舉而盡得鐵崖得意之作猶狐之腋麝之臍既得其所貴重何必全體哉故弼竊以閣下之所指揮皆當而無

疑也撫字之暇留意觚墨梓行此書俾先括之遺文弗  
泯後學之見聞益廣盛德何可云喻耶恐命工已促未  
及面稟故敢布區區伏冀垂察幸甚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書四十九

出處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近聞執事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于咨文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之

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  
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  
舉也執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  
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  
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  
行豈不足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  
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  
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

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一振獎進邪人則善類黜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譖諛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某迂陋孤蹤疊辱薦藁委以巡撫重寄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

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況今兩  
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為畎畝之餘民養親  
攻書忘歲月之不我與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惟俯  
垂憐念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浩渺之中使各  
得其性焉則其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  
解重而南某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於待隱之園或隨  
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酌江以弔千古之豪豈不快哉

與王中書論致仕書

周叙



某致書益夫中書相公足下早間同列中能言本院有  
人駁張僉都及吏部所劾不能致仕者之事一時聽聞  
未暇悉其為誰抵暮有傳奏詞見示者乃知足下之舉  
也張僉都矯枉過直近于激足下泛引曲證近于諛非  
賴朝廷明斷則未免于紛更矣緣前此掌銓衡者年老  
不知止足之道凡應謝事者曲為回互復任庶已亦得  
安其位遂致廉恥之風盡喪故張僉都有言以矯一時  
之弊然已分輕重矣今之掌銓衡者從而振舉之所以

為士君子出處進退之大閑也朝廷固已是之足下所  
引漢唐宋諸公若申公之徵不過崇儒胡廣之留何益  
政治張柬之有匡復社稷功而昧于明哲保身郭子儀  
以身係天下安危非可倒論文彥博再出再入雖有相  
業豈免時譏惟孔戣累疏乞身韓愈上章留之不聞其  
不懇求去位而留也而戣亦果終留乎若夫漢唐宋輔  
佐守成之大臣魏相丙吉蕭望之宋璟張九齡裴度李  
沆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諸公其節槩勲烈

萬世之下所共仰者在當時果皆不能退乎足下不以古之數君子待今之君子而援引胡廣輩何其薄哉夫士君子行已立言必求近道而師古不可以意見輕徇時勢而為之足下自以為斯舉有裨助國家優老忠厚之風有匡扶大臣逸老不去之力而槩以中道揆諸古典果何如耶若曰其果耆德碩望老成之臣聖主所倚毗誼不容不留而張已言之矣至其間代為推度隱忍不敢明言求去等語此又何也得非所謂近于阿附迎合

者哉雖然足下所言盡始終全美之意養老尚賢之心  
察言者之可否罷糾劾之新例此亦不為無見足下年  
富學勤往日謬嘗從區區游欲相與勉進于道而思慎  
重守正也故輒此奉瀆燈下草草恕察不宣某致書

上王天官書

夏銜

鑿愚人也自信而已故嘗見之自負而多失之信乎  
某之為愚人也某自十七八知自別于人而人已臧之  
矣至于今二十年矣自顧其身無不與者矣一日至京

師用是以自負傲而不求以陪于大賢君子之門今而後始知自信太過獨立無助者之不可也且以當今之世論在位之賢則宜一數而及公舉在下之士亦宜有我是二人者韓子所謂事勢相資者也豈可相應答以傲而一不相求也哉公不求我則我當求公于此不求吾恐失于大賢君子之門終以遠去沒齒抱悔于無及然則宜何如其求之也曰求退可也求進不可也自獻于前為求進自獻于後為求退甚今者不復喋矣得發

口矣某于明公知有罪矣知自失矣前之意誠以謂大賢君子者任天下之望退處于家有司馬相公在洛之形今皇帝即位首念而起之置之大官之長又似商周夢卜之事職無不兼而知賢求士當其先又實行其事而有其名若是其必知我也雖無實而有名未必不徹于大賢君子之聽也而某也又或作為文章以相慕而具于天下昭昭乎而以稱遙遙乎而以談天下幾人知之矣傳之後世後世之人又將知之某之于公遠而天

下後世將無不知況近而至乎公之身也哉是故不勤  
一跡不泄一字將以待人不欲自見愈望而愈不求益  
不敢出有似于傲故曰傲其實乃非傲也今而後士固  
自出矣大賢君子誠始知矣明見而實覩矣非向之所  
謂出于意料而未可必知之也又非若傳聞于人而以  
入乎耳也今而後惟恐其情之不足察其志之不欲伸  
也今而後吾知求歸而得歸矣欲終養而終養矣大賢  
君子者能容士者也豈復更求其罪以破其歸而以止

人之行孝乎然則大賢君子其不欲待我也如欲待我固無不及古人曰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某今者實有望矣大賢君子者宜早擇矣

答薛君采書

張治道

治道白君采足下治道僻在千里遠惠德音把玩數日有踰骨肉窮達異路親疎匪乖又自感矣切怪情懇意違未盡相知在他人則面受陽諾不復論其可否僕于足下豈容緘默僕畧而陳之惟足下擇焉來音以仕事



相勉呼其北上且曰君子之道無在不可行也此誠君子濟物之心友朋忠告之良道也然僕無約矢降城之功豈敢為離人蹈海之事祇以負性孤獨持行捐介不能與一世同其可否故脫綬秉鏡避毀離憎以自全耳豈有如足下所言者耶且事有所獨知不可一一與人告然又終不敢隱于君子之側者亦悅已為容之意也惟足下亮察之昔僕為秀才時飭操厲躬動期古人舉足蹈孔庭發言凌孟軻自謂蕭韓之事不足為仲產之功

不足立也詎意畧試功為輒遭口語養譽招讒砥行速  
議任事如此尚復容心吾今而後可以知矣昔僕為令  
時凡所施為冒不顧身竊見世之從仕者曲行隨俗以  
求容枉已順上以保譽心甚怪之執廉守介以立功耽  
善從直以違衆心甚樂之故去嫌逐好養獨戾同欲使  
中道不廢不同流合汚也豈意志未酬而怨恨已隨行未  
立而謗毀已至使立功之心不興遜世之情轉放昔讀  
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為一節之福行非君子濟世

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超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析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偽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為然俟其辨析益亦迂矣況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益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口況負毀延譽含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太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

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徒被摧遭抑之人也嗚呼怨莽之蜂迴螫固宜蒙叱之犬反噬則當今之曉曉何足怪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為潔僕豈敢若此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進則立功退則修己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于春秋孟軻營營于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而吾道沮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為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

之為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僕雖不敢望孔孟之為  
進退大閑亦不敢不勉也夫豈以高蹈為潔哉又曰意  
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  
于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  
補歷試多效自思意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  
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于此弗止猶夫營營速謗招  
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憂者也諺曰失途  
不遠尚可迴足若一向冥行則乖違殊甚累羽沉舟積

毀銷骨可不慎哉韋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廛  
終南在前少陵在後瀟水澹于西龍渠遶于東又有牛  
頭華巖興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  
有太乙玉案金華諸峰以資其瞻望閒則弔杜甫之墓  
尋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此亦一樂  
事也何必珮玉結綬然後備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  
之好死而不輟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益倘不鄙  
愚蒙數示德音則治道幸甚餘惟順時保愛以慰鄙懷

治道頓首

寄聶雙江

羅洪先

今歲不數數得執事書前兩書率易有請皆甚謬不足  
入覽聽盛使貴二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  
觴茅屋窮窗照耀赫奕犬馬之齒條及五十衰矣分與  
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賚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  
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言  
可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求少進以副期待耶執

事功業寵渥日盛此不獨知戚之喜謹列狀稱慶別紙  
見論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生者極力說阻恐終  
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  
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  
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于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  
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槩求之故可愕願  
執事為我圖之也往年銳意功名以為人生不展拓則  
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



斯無覲顏即使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亦當談笑從之故嘗高魯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語益得之天性固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攻苦茹澹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任其職庶幾即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庚戌之冬警報疊至當是時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于不起兩年以來蒿落二三鬚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病夜廢熟寢即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其不復久於人間

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若復何為則又自反曰使  
吾有身又有所為于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于此  
者乎于是回顧向之所嗜慕者蕩如飄風澹如嚼蠟脫  
如振槁雖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一  
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蓋緩急輕  
重之辨其勢然也執事知我者豈不以為誠然哉知其  
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為之所何也違期之罪在近例不  
過為民而止拚為民即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怪異驚動

耳目故莫若豫計而默寢之彼此為兩得也執事豈謂  
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  
應入直講讀諸務殊不妨碍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  
年俯首筆硯竭心思傲寵利未見其可至于假途躡榮  
累資待次尤其所不欲聞也者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  
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待之大早爾吾儒名  
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已進不尸位其道同其責同且性  
分固有真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古人有迫于

饑寒苦于僕債不得已而為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畝歲入可給餼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販易久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為貧而吾之官亦非為貧者所宜居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恥恥之于人大矣生不幸得之天性者恥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他人以為至榮也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

垂鞭緩韁歸舍偃卧對食嘔嘆不能甘飽誠不欲以此  
身為養物爾及被罪歸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  
目有可憐之色自顧此身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  
煩有儲養之責使當時低徊覩心守其常度積日累月  
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已顧思退人競榮而已甘受辱  
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福量輕淺之驗也昨得書歸語  
之婦亦曰不做罷無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  
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于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

深知吾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聖賢遠矣東方朔  
避世金馬門汲黯願出入禁闥趙充國請擊先零彼三  
人者所業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  
故皆無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  
真出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  
道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踈高之不能善世利  
物性氣悻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識見淺陋內之不能  
追陪摯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効死封疆上負聖主知

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卒莫如之  
何也已人之置身有如置器其安其危定計于早大要  
由己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退亦難故衰者  
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謀何則在己有所不足也  
生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為苦節為我自私者為末志而  
與時消息者為中行譬之飲酒有數升而醉者有數斗  
而醉者有一石而醉者及其既醉不可復強亦性分則  
然也故量已而進進則不辱非力而取取必為災生自

決久矣去歲與荆川別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  
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益足以任之  
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為希高慕大好  
竒喜新矣乎生年五十縱有希慕時已不待虛名無實  
于我何有然而云云然者亦稍有見于性分之真不欲  
負其平生也天果有意于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衰  
天如無意于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為我果有聞于道乎  
舍之不足以為損我如無聞于道乎用之益非其所宜



已矣已矣幸勿復言長林遂谷一介不通瞑目委形百  
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之效泯泯  
默默以還造化豈于性分遂有歎乎哉望執事成之不  
爾終為聖人罪人耳事有關係故不避諱惟執事不以  
為迂幸甚

與王堯衢書

唐順之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疎簡也春來卜居  
陽羨此中山水絕清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二三

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稍從事  
于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雜記問昔嘗強力好之近始  
覺其年棗昌歎之嗜不足饑飽于人非古人切問近思  
之義于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讀焉初未嘗覺  
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  
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所  
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于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  
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為

老生爛語至束閣不肯觀雖其苦心敝精于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蓋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投閒之臣僕已先知其去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為怪且平生亦頗能自為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鴟鵂之所爭蝸角之所戰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鑒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

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若干僕之鶩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為當事者所與則僕得與此輩同陸沉焉固無憾也豈復有所覬乎此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必且棄去以為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為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

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趨趨聒喘于明時無粟粒之  
補則將毀平生而弁髦之且向惟不能為此所以甘心  
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  
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戇固陋而不變恐  
日月漸久積嫌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于向時既不能  
為邯鄲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終夜思之進退狼  
狽乃今得自脫于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  
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

死而不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儼  
幸于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  
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于人亦絕不知人間有  
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于飲食乃始痛為節損或四五  
日不食肉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于富貴之家  
腥膏滿案且噉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  
為既不能改于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  
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自處不當違

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短  
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憂我乎僕幸未衰敗苟自不樹立  
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孜孜早夜敏行而不敢怠  
則子與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為書化今傳  
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于進又不得于退者乎  
執事知我故不慙大言且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  
父之所以戀戀于僕者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  
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為憂也而亦憂焉耳

僕固不憂也又或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  
錮于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得失且當要之以遠毋遽為  
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晚間曲為寬慰則數千里外人  
子懸望之心亦稍安矣是執事之賜也容居無事二三  
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強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  
念此身為宇宙中人其于塵俗奔走縶禮煩儀之事既  
以其溷擾而獨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  
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書



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于人又不能不差又不  
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復秦少說書

朱察卿

一別更時升沉異路誨函三及慰喻綢繆知足下旨于  
宗弘之言矣足下勸僕復修故業舉進士重以骨肉之  
誼激以榮辱之詞是足下相馬忘其疲知其必能騁足  
長途愛玉掩其瑕謂其可以肖形圭璧也足下念僕深  
矣媿未能絕纓伏劍以報知己如古燕趙慷慨之士也

僕家世業儒代不乏任竊自附于冠族而別于蓬戶桑  
樞之子也舊矣今巷無結駟門可羅雀豈不欲出舉進  
士結綬于人主之前高議于王公大人之側承先人之  
業而新衆望哉但僕有不能者三願足下察之僕生九  
歲先人物故內乏父兄之嚴外鮮師友之益肆情逋蕩  
夏楚不加里中之夫謂僕墮其家聲矣及知向慕鼓篋  
傳經外侮相傾莫可支禦勉強問學僅游學宮雖資等  
中人才踰下乘曾無焚膏繼晷之功寧知唇腐齒落之

苦學未通博藝不精專烏能爭長俊人見知有司哉僕  
之不能者一也僕屢嘗挾策上都校文多士不克先登  
退無缺望知干將之璞而不淬鋒礪鏑必難斷蛟刺犀  
理固然耳故帶經慕乎倪寬下帷懷乎董子閉戶謝客  
側席事師自謂可雪曹沫之辱而成孟明之功也豈期  
島夷難作鯨鯢怒號邑里成墟伏尸蔽野僕奉老母攜  
病妻播越他郡以保首領斯時也莫不挈幼襁老狂奔  
盡氣屠者亡其刀漁人舍其舟矣僕也獨能顧其鉛槧

哉遭時不偶已知天之于僕已矣時流離寄命喘息未  
蘇太守來議脩城交興兵役六館諸生畚築是務僕素  
承清白更值中衰不免典先君之裘帶鬻煨燼之室廬  
盡力徃役以答太守之議也歲屢不登家復多故二妻  
未葬三男未婚催租者排戶入室收責者毀瓦畫墁雖  
未至于糝藜懸鶉亦庶乎家徒壁立者矣僕不免旦夕  
奔走衣食樹立門戶入對妻孥出視臧獲揚眉吐氣而  
不可得也烏能復修故業以畢平生志哉僕之不能者

二也僕有志記覽不善帖括嘗讀六經秦漢諸書心志  
暢懌精神爽朗有若庖丁之于牛造父之于馬若討論  
章句之旨誦讀程式之制則扞格不通苦難畏退未嘗  
不掩卷長嘆廢書增悲矣性復踈狂不喜檢束每于知  
己之會稠人之席衆方卷鞢鞞僕已脫巾徒跣睡魔  
卒至有聲如雷故嘗高嗣宗之放賢叔夜之迂恨不得  
與此人同時也又復嗜酒好歌間喜吟咏興至愁來無  
可遣謝或解帶于傭保或寓書于王孫指酒索嘗立盡

一石厭厭無歸燭滅不散若有鄭女當壚吳姬行箏聞  
激楚之音對陽阿之態則箕踞長歌頓足起舞醉則據  
長者之席卧美人之股塊視三山杯看五湖雖催租者  
在前收責者在後大笑而却謾辭而謝矣豈復知貧賤  
之足恥僕性如此又烏能奉足下之教哉僕之不能者  
三也夫僕進不能振鴻漸之翼退不能離燕雀之羣徒  
自沉鬱憤懣歎歎怛求奉先人之丘墓保老母之餘  
年而不可得真與腐鼠為伍絕物是類矣嘗聞接輿避

世魯連辭祿薛公藏于賣漿季主隱于卜肆巖光以布  
衣而傲萬乘君王符以縫掖而重二千石此時危道尊  
身退名成者也若侯嬴捐軀于期折首田光以死而謝  
燕丹豫讓亡身而酬智伯此以節義為聲任俠自喜者  
也若左丘記事于國語馬遷垂言于史記相如揚雄振  
藻漢庭士衡安仁摛辭晉室此又以翰墨為勲績詞賦  
為君子者矣使僕能通先哲之高衢窺墳索之長圃或  
可以侍賢豪之門牆見先人于地下也今年已四十無

所成名亂心志于野馬邁日月于隙駒此所以俛首無聊撫心於邑也噫伯樂不作絕足等于凡馬鍾期已逝流水入于新聲僕之悲哀益不能止矣裁書叙心敬白足下

奉柬黃柱

史符錫

某頓首子中先生有道執事下僕錫一委巷士耳間者暫出忽枉驄從之辱童子以告輒惟其故僕始而疑中而思終而釋然以慶蓋始者自顧荒謫間自臺省名公



一二有知僕者未敢輕造其門況于執事里居雖近傾  
仰雖切而實未有一日之雅奚所聞而至于斯邪既思  
聖明聿興輿圖輻輳主上高拱公卿大夫居常守易無  
所待于側微之士其來尚矣抑豈無閎大寬綽不計踈  
遠而忘分彼已者出于其間是不可知也是用釋然以  
慶何者不意古道之復見于今而發之自僕惜乎僕之  
委瑣陋劣而不得夫魁偉特達之士使誠其人有足以  
副執事之望則其待之不知又何如也既而腆顏修刺

再蒙禮接氣溫色和令人鄙怯頓釋且復詢以出處之  
故適有他客懷未悉展雖然出處亦誠難言也蓋僕自  
七八歲時讀大學書即知聖賢教人修己便當治人不  
徒自善而已奈何性本庸劣學無統緒又不能刻意程  
式之文以是雖忝鄉薦而卒困踣至此往來憧憧謂能  
不愧于所生亦誠妄矣況今老父年躋八袞家貧無以  
為養而犬馬懷切又度不能久違以資斗升之祿徒爾  
眷眷者緣以父子世荷聖明成就之恩不敢遽為自便

之計以此擬受一官邇之可以終養遠之可以圖報僕  
之初心庶幾畢矣或者顧謂覆盆之私難以仰覲日月  
之明萬一得一遠方州縣辭之不可就之為難子將何  
以處之或者又謂入仕之門畦徑已別何若少遲歲月  
以俟再舉是皆過于愛僕者之情繆為相親重之道也  
夫豈不知刑者之不能前而馮婦之不可復也至若蚊  
蚋不能厯階序騏驥之一日而千里則僕亦知之稔矣  
且科目之設自漢以四科取士然猶首之孝悌力田唐

承隋制而後進士之科始重公卿之選一由是出浸尋于今極矣比者新進浮靡之士又相競為竒詭綺麗之文大抵文日巧而氣日漓考之經旨或無合附之時事亦已繆此亦極重漸不可返之機以宋之歐陽子不能抑一劉輝使之不第也其如椎朴蹇懦之人又能改度易轍與之較一日之長期于必捷也哉古者論士之品三上焉者直取公相次者由薦達次者由科目以今薦達之途亦窒矣科目不可謂不重而得人不可謂不多

也直謂科目之外九州之廣必無一二賢者足以脩公卿之選應緩急之求似近誣耳夫耕莘築巖釣渭之叟誠不可望然而閉門讀書明出處之道慎取與之義以聖門學者自期其視飯牛扣角朝秦暮楚之徒差亦竒矣然卒未有振而舉之延頸巖穴之間激昂青雲之上使天下後世知聖明之代豐芑之澤兔罝之野猶有用而不盡之賢豈不浚明矣哉比者若臨川吳公南海陳公斯亦庶幾一時之望猥來徵辟之勤雖未究其始終

至今使人生氣然聞當時好事者猶爾藉藉二公亦果于不仕矣豈非盛名難副抑亦造物者之所忌耶乃今學者又欲私立門戶飾言行以矯名一時吾恐其去古益遠其不犯衆怒而取訛罵亦難矣有識之士方且為之寒心寧敢復蹈其故轍也然而今者有人于此其勢窮迫無聊又將入山之深入林之僻激衆怒取訛罵而有所不敢避者可知其心非故欲為是踽踽之行也此僕之拳拳所以欲聞執事之教而終昔者顧問之意夫既

知進士之不可復舉而就選以有老父又恐切中或者之所料量且將犯茲不韙進退之際斯誠難矣履霜冰至去留之計似亦不可緩矣語曰識時務者在俊傑又曰士詘于不知己信于知己若僕今者不偶于執事為知己不復有知己矣復不自媿錄上舊所為文數首併以為獻執事倘不鄙棄而賜之觀采其必有可以見教者狂斐干冒惶恐待罪嘉靖癸未仲秋十有六日潁江錫再頓首

陶周望宮諭

袁宏道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兄真解  
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便了却武夷普  
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大  
六知社中兄弟之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草藥  
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飽時亦有些  
子功效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于世事性僻而踈大非  
經世材料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茅十畝菽田已付之



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心任途弟客寄村廬四方  
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  
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  
以為苦出門雖敝衣踉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  
妻子或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  
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併前數  
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快也靜虛兄恐  
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不知以何為修若云蔬

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豕亦疏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馴狐蝠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著不滯是修則蛙鳴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為心決定惑為己身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著手靜虛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